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六十二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四上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載盡戊戌唐肅宗乾元元年凡十一年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禄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横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

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關中注見楚義帝元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巡狩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

五月羣臣上尊號○賜安祿山鐵券質實 鐵券注見漢高帝十二年丹書鐵券

書法 漢為功臣鐵券不書此何以書譏寵過也禄山之反帝之寵過實啟之書鐵券始此終綱目書鐵券三是年安禄山德宗興元二年李懷光昭宗龍紀二年王行瑜皆終反者也

○以楊釗判度支事考異 據後書貴妃姊則此當書貴妃從兄釗 考證 以楊釗當作以貴妃兄楊釗○謹按唐自高宗以後數十年間載罹女禍明皇以英武之資親定內難何乃昧於近監復蹈聚麀之恥而天下大亂貴妃與則天傷人倫之教無相遠者幸而貴妃與楊釗不及則天諸武故內患小而易去禄山大過昌宗易之故外患大而難平雖平之唐室由是日微矣綱目書貴妃姊為夫人故又當加貴妃兄於楊釗之上用昭遠監於方來也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

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使上心蕩而益奢人情怨而成禍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矣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考異姊上當有諸字或三字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毁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集覽韓虢秦三州名韓注見高祖武德八年虢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改會昌縣曰昭應

書法 書封后女弟有之矣呂須元乂妻未有書妃姊者也書封妃姊帝之寵濫甚矣

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質實 會昌縣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華清宮注見天寶六載朝元閣按一統志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上唐建遺址尚存

發明 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乖舛紛沒而不書則無以見其亂亡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高力士為驃騎則見其尊用宦者書羣臣上尊號則見其淫侈自居書賜安祿山鐵券則見其寵信蕃人書楊釗判度支則見其任小人而窮聚斂書貴妃姊為國夫人則見其寵女謁而輕名器書改會昌縣曰昭應則見其信妖人而事神怪夫以一歲之間略無一善可書則餘歲從可知矣故凡易

治而亂轉安而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玄宗自恃太平委政林甫養成天下之亂一敗塗地其禍至於唐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已焉耳蓋亦有不容已焉耳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質實青海注見漢和帝永元十四年西海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赭圻斥溫伉也此其斥翰何歸功翰也自築此城而吐蕃不敢近青海則翰之功多矣故稱名以臣築城一也有以功書者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中宗景龍二年翰築應龍城是年高駢築羅城僖宗乾符三年是也有以伉書者溫城赭圻晉哀帝興寧元年知誥城金陵五代唐癸巳年是也

美惡不嫌同辭

雲南王歸義死考異 提要死誤作卒 質實 雲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子閤羅鳳嗣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考異 帥上漏帝字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集覽 紫衣金魚高祖初給隨身魚袋三品以上賜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緋則給銀魚 質實 左藏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京師注見周顯王

二十五年克扨注見

宋明帝太始元年

書法　凡書觀識也自觀左藏而帝之侈心益張矣終綱目書觀十詳漢武帝元鼎元年書賜服二詳周顯王五年皆譏也舍是無書觀者矣舍是無書賜服者矣

發明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𤣥宗非甚昏憒者然見貨賄而悅非特有愧於不殖貨利之君亦獨不思何自而得乎書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國以利為利而不以義為利也雖欲不亡

胡可得乎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胡氏曰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

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比豈不亡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之也

質實 咸寧郡名未詳沿革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

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集覽 相詬病記儒行篇妄常以儒相詬病注詬病猶恥辱也詬音遘又呼候反擯不齒擯斥也不齒注見開元二年

質實 折衝府注見開元十年府兵府兵注同上年彍騎注同上十三年市井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臣生自草茅

書法 府兵至是盡廢矣故終志之

發明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獮狩寓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為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況彍騎之法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貞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

集覽 稱天以誄之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使名副其實而不浮記表記篇先王謚以尊名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迹名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

踰行是所恥

質實 太白山按一統志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常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

發明 加謚之非論者多矣然唐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書廟號獨高祖書神堯太宗書文武玄宗書明皇而已此固綱目筆削之深意不以無謂之浮名淆亂於方冊之間者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集覽 石堡城注見開元十七年

哥舒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應龍城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質實 屯田注見

高宗龍朔三年

書法　信安王禕嘗復石堡矣書曰攻吐蕃拔石堡城雖不書復而城固唐城也於董延光書曰攻吐蕃石堡城不克於哥舒翰書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繫石堡於吐蕃何也石堡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繫石堡於吐蕃所以見其不必爭也翰能得之士卒死者猶數萬則不克者又可知矣以一彼一此之城而每捐數萬人以爭之仁者不為也繫石堡於吐蕃綱目之意微矣

羣臣請加尊號

凡十二字

發明　唐人至無謂者莫甚於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所上之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

武應運皇帝至綱目止書羣臣請加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淫名無實故特削之耳或者顧謂綱目之於通鑑失之節略豈不過哉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始禘祫于太清宫質實禘祫祭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庚寅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質實西嶽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華泰

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集覽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注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而品

味未得盡聞八珍注

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非事也非名也書醜之

發明 嗚呼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以為禹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為文王古聖人非固嗇於自奉也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豈必重為侈靡而暴殄天物哉明皇以一口腹之微至於水陸珍羞列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而又置使以領之自以為能享玉食之奉也未幾祿山反叛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當是之時回視前日珍羞果安在哉乃知古人不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侈靡遂至不能保其所有綱目特書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蓋前

所未有而明皇窮極奢侈專意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自見矣欲免犧餼之乏得乎

關中旱西嶽祠災制罷封祀質實西嶽祠按一統志在西安府華陰縣東五里祠有唐玄宗所製華山碑在焉國朝載在祀典

書法制罷封祀何識也封泰山非也封西嶽益非也又不得已而罷故書識之太宗詔封泰山以星孛罷高宗詔封泰山以有疾罷玄宗許封西嶽以祠災罷綱目歷歷書之所以識也終綱目書罷封三詳貞觀十五年書停封一貞觀二十一年

○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質實潮陽按一統志本漢海陽縣地晉始置潮陽縣屬義安郡以在大海之北故名隋屬潮州唐永徽初省天寶初復置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潮州府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質實東平郡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書法漢興初賜爵止左庶長宣帝以後皆侯矣唐初猶皆書公敬暉等始賜爵王則以功故也於是而繼書祿山濫已甚矣終唐之世書賜爵王者八敬暉等安祿山僕固懷恩郭子儀李元忠郭昕韋臯楊行密武士彠追賜不與焉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質實河北道注見漢

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〇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酅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公

集覽

國家宜承周漢周木德漢火德故木生火今唐得土德以土代火宜矣魏周隋皆閏位林駉至論曰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故崔昌議去而不用夫自魏至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魏周隋皆非命之運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又秦為閏位注見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三恪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産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閼父舜之後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周得天下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恪凡三王後為三國

其禮轉隆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韻會載古客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取其近世令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韓介鄭初封魏周隋之後三國名

質實

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韓介鄭三國名韓注見高祖武德八年介注見晉惠帝元興元年介休鄭注見隋恭帝義寧

二年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僊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范氏曰秦始皇漢武帝皆雄才之主乃為方士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

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質實 寶仙洞莫詳處所 按一統志吉安府永新縣東二十五里石灰山有寶僊聖洞洞內有石天窓石羅漢石觀音又有石鼓擊之有聲後有石龍噴泉又有後洞深長踰半里中有石房石牀等類及有石乳石燕其石色白而細邑人皆鑿取為灰隨鑿而隨合此洞未知是否姑録之以備參考焉

書法 寶符藏符不書此何以書譏惑也田崔之詐人能言之帝亦知之是可以悟矣再而至三反有真符之得焉符豈果真乎哉甚矣帝之難悟也帝之惑至是有不可得而揜者矣故特書譏之

發明 唐興至是已百餘載使老氏果有其神何不見於武德貞觀永徽開元之間而獨見之天寶末年乎書得妙寶真符其誣罔妖妄尤可恥也

安禄山入朝

禄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禄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禄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禄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禄山乃獻錢樣千緡

集覽莨菪音浪蕩藥草名用以釀酒本草莨菪子味苦甘寒有毒

質實奚契丹東胡别種注見睿宗太極元年昭應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戲水注見秦二世二年望春宫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二里滻水西岸隋文帝所建煬帝改曰長樂宫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

質實 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發明 易之濁亂宮闈不啻墻茨之醜既行誅削付之不問可也今乃下制復其官爵則是自彰乃祖之惡耳直筆書之可媿甚矣

賜楊釗名國忠

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改之也

質實 圖讖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

書法 書賜名何譏不踐其名也賜名不書據崔旰賜名寧程華賜名日華王延賞賜名虛休何重順賜名弘敬韓雄賜名允中樂行達賜名彥慎嗢沒斯賜名思忠並不書甚惡甚美書書國忠書

正已書寶臣書國昌書全忠書贊華其惡也書茂昭書弘正其美也非是不書書賜名始此終綱目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已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書賜姓三婁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不書賜書削奪一宋文通賜名李茂貞不書賜書復其姓名一李紹貞復姓名霍彥威

南詔反陷雲南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怨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質實劒南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南詔西南夷國名注見開元二十六年

辛卯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質實 廣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十年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

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啟神州之陸沈歟何其惑之甚矣

集覽 神器顏師古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仲馮曰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已

質實 中使注見開元十五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襁褓注見漢殤帝延平元年

書法 梁冀嘗書賜甲第矣此則曷為以起第書識壯麗也臺觀書起宮廟之高大者書起於是帝命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故特以起書然則賜第未有書其地者書於親仁坊何識也擇里處仁帝益有識矣仁者固如是乎書於親仁坊所以甚帝之不知人也終綱目書賜第二漢桓帝元嘉元年是年皆識也識莫甚於此矣魏徵第書贖賜不與馬憲宗元和四年

高僊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

初吐火羅葉護遣使表稱朅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僊芝遂破朅師虜其王又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黄金五六橐駞皆入其家至是入朝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僊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諸蕃割耳剺面請留已制復留之

集覽朅師西域國名朅丘列反瑟瑟五代史四裔附録曰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最好者一顆易一良馬杜甫詩雨多往往得瑟瑟注益州城西每雨過人多得瑟瑟博雅云瑟瑟碧珠也

質實吐火羅西域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安西郡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橐駞獸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以安禄山兼河東節度使

户部郎中吉温見禄山有寵約為兄弟説禄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温於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數稱温才於上會禄山領河東因奏温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禄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禄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禄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胡氏曰禄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禄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

其罪可勝言哉〇禄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内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禄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畨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商畨販鬻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禄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牋奏莊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禄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閲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

集覽　能元皓能姓也音奈

質實　河東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范陽郡

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河朔二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三鎮謂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田承嗣盧龍人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考異討當作擊考證討當作擊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閤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

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集覽 西洱河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高僊芝擊大食敗績

高僊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告僊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僊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略盡將軍李嗣業勸僊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僊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己判官

質實 大食西域國名注見開元三年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李嗣業高陵人段秀實汧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質實武庫注見漢景帝三年燒兵器三十七萬

書法於是祿山已蓄異志而武庫遽火燒兵器三十七萬書曰火人為之也終綱目武庫書火三書災一詳漢安帝元初四年舍是無書武庫火災者矣

發明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領三鎮已蓄異志武庫之火安知非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考異討當作擊考證討當作擊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

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僊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鄉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質實 契丹北蕃部落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平盧鎮名注見代宗廣德十一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師州未詳沿革

發明 玄宗銳志吞滅四裔然以綱目觀之鮮于討南詔而敗僊芝擊大食而敗祿山討契丹而敗則是初未嘗有寸功也夫以三敗計之士卒死者十四五萬衆驅無罪之民死於鋒鏑以至於此猶欲喜事邊功而不已乎詳而書之其禍著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劒南節度使

壬辰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禄山擊契丹

禄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羞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禄山下禄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禄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禄山遂頓兵不進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

帝元朔元年漢北沙漠之北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季鄰等捕縡縡帥其黨格鬭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

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賔佐不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范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集覽 銲何旰反韋會話之私庭韋會於私居庭中說任海川被殺之因長緯作代反龍武萬騎龍武與萬騎兩軍之號 質實 安

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裴冕河東縣人桑弘羊洛陽人漢武帝時領大司農管天下鹽鐵作平準法賜爵左庶長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馬管仲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李悝注見漢平帝元始三年耿壽昌漢宣帝時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增價而糴減價而糶以利農百姓便之後賜爵關內侯

書法　唐得天下百三十六年矣京兆尹未有書者於是始見則以伏誅書鉷其人也鉷之罪奈何窮聚斂以逢君鉷之罪也故自天寶以來皆書殺書誅者鉷而已然則自王鉷外帝之用刑亦多濫矣哉

發明　林甫屢起大獄死者不可勝數而王鉷之罪乃反為之辨解何哉彼其窮聚斂以毒民任

私意以專殺因事而死益亦天殛之耳故特書伏誅以正其罪

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暱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攺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鉷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秋八月上復幸左藏考異上當作帝考證上當作帝

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國忠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

質實鳳凰格物論云神鳥也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考證卒當作死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薨上晚年自恃承

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發明 林甫窮凶極惡綱目削去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然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下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噫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

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巳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質實　陝郡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嵩山注見中宗嗣聖十二年

以吉温為御史中丞

楊國忠薦之也温諂范陽辭安禄山禄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温鞚馬出驛數十步温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禄山信宿而達

哥舒翰安禄山安思順入朝

翰素與禄山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至是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禄山謂翰曰公與

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其譏已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自是為怨愈深

癸巳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狥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名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敢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

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集覽】過門下省審省悉并反高宗時定銓注法始集而試已試而銓已銓而注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謂之過官

【書法】於都堂何識專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於都堂唱注而召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奪其省審之權則專甚矣故直書譏之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

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賜希烈國忠爵許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集覽阿布思𡙡厥西葉護之名天寶元年來降抉含珠抉挑出也含胡紺反說文送死口中珠也周禮典瑞共含玉褫金紫褫丑爾反奪衣也剝去其金魚紫衣

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黔中郡名注見周顯王七年許魏二州名許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許昌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書剖其棺何甚國忠也林甫有罪綱目於其卒也削其爵矣此則曷為甚之國忠以誣反誣林甫非其罪也故林甫信可罪罪以反而剖其棺則甚矣綱目書戮棺三詳漢平帝元始五年

發明玄宗信用林甫至十九年之久使其移此以用宋璟韓休張九齡亦何不可之有當其在

位既任以腹心迨其死也乃始加誅責何哉且夫林甫之罪死有餘辜若誣以謀反則亦非其實矣故書削爵剖棺而不書其罪反以譏之也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故也衛包崔昌皆坐貶官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莫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

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槖駝日馳五百里集覽九曲河西地名屬鄯州初以金城公主嫁吐蕃遂以其地為公主湯沐邑吐蕃因就畜牧自是復叛令哥舒翰悉取其地質實西平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閣閣注見昭宗天復二年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遊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

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蒙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等 集覽 未知稅駕之所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注稅駕猶解駕駕得休息也謂吉凶未知安宿在何處杜甫詩星駕無安稅達奚番複姓也 質實 華清宮注見天寶六載椒房注見漢昭帝元始四年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集覽 載采有九德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載采采蔡氏傳曰載行采事也亦言其人有德之見於行者有九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舜典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蔡氏傳曰三考九載也九載則賢否可見於是黜其幽而陟其明徐庾徐陵庾信皆陳人不若嗇夫漢文三年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乃喋喋利口從旁代對甚悉

質實禹稷皋陶舜之三臣名詳見虞書典謨徐陵東海郯人摛之子八歲能文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辨梁太清初為散騎常侍陳大建中為尚書左僕射初代梁凡文檄軍書受禪詔策皆其所製為一代文宗時稱為聰慧之相庾信屝陵人肩吾之子俊邁絕倫博覽羣書尤善左傳仕梁為抄撰學士與徐陵同僚詞並綺艷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為洛州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云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禄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禄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蕃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禄山必反上不聽

質實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加安禄山左僕射

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裔輕唐上乃以禄山為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

也故詔救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胡氏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而可乎哉

集覽 翰林院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既而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案韋執誼翰林故事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與宸居密邇故杜甫詩曰翰林逼華蓋待詔漢書待詔金馬門注顏師古曰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名待詔不與

士齒記王制出鄉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私人之目內相之稱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輕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班矣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質實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以安禄山為閑廏羣牧使

禄山求兼領羣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書法

書羣牧使何病帝也國忠始以召激禄山欲其速反既而泣訴帝欲加以平章則復沮之而除僕射然後禄山之反愈急矣於是請兼羣牧其欲反可知也從而命之又請以蕃將代漢將其欲反又可知也則又從而命之是借賊兵而資盜糧也然則禄山之反雖忠激之而帝之闇亦甚矣

哉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皇上亦加尊號

增至十四字

以楊國忠為司空○三月安禄山歸范陽

安禄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效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禄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禄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禄山還上問禄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

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

質實　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發明　邊將入朝還鎮乃常事耳而祿山必謹書之者志其反逆之階也

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胡氏曰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今明皇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食盡之象也先是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字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鉤為寵楊太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踈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

求於已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成湯
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質實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商書湯誓篇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故能立賢無方孟子離婁篇湯執中立賢無方日
新其德大學傳二章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書法先是日食不畫如鈎矣開元十七年十月綱
目不書書日食此其書何日君象也帝之闇
至此已甚有不可揜者矣故書終綱目
書不畫如鈎二中宗嗣聖十九年是年

發明他時書日食多矣至於不盡如鈎往往見之
分注之中而此特揭書之者所以著明皇昏
蔽之極天下將亂
之漸為後鑑也

劒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没

究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究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没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范氏曰蠻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盖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胡氏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髙僊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禄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相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上嘗謂髙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

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氏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盍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集覽李宓姓名宓音宓又音謐質實大和城按一統志在大理府城南一十五里南詔徙治大和城即此

書法自十載三書敗至是四矣明皇開邊之禍及於民且及其家而不之悟也故備書譏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質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關中注見楚義帝元年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澧陽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溫訟寃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桂嶺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屬賀州宋因之元末省故址在平樂府城東二百八十里賀縣境内澧陽郡名注見高宗上元元年澧州

戸部奏郡縣戸口之數

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戸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

八胡氏曰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或謂自古人主養民至千萬戸則止矣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帝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禄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啟太平三百餘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計其生齒豈止千萬戸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札瘥兵革之禍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戸口雖多而身自毀之禍亂稍平幾去

其半徒以内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集覽 札瘥左傳注大疫曰札小疫曰瘥瘥才何反

書法 於是户九百六十一萬可謂盛矣盛極而衰固其宜也

乙未 十四載春二月安禄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禄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禄山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禄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謀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禄山潛

察其變璆琳受禄山厚賂還盛言禄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集覽 䙰呼外反

書法 書從之何譏不悟也禄山之心至是葢可見矣而猶不悟故書譏之

發明 禄山求領三鎮則許之求兼羣牧則許之今又請以蕃將代漢將則叛逆明矣而明皇亦竟許之豈天固欲使之肆逆為昏亂者之戒耶不然何迷謬之甚也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哥舒翰入朝

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秋七月安禄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禄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禄山反狀禄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禄山禄山愈懼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禄山觀禮禄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禄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禄山如珣策禄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禄山之必反而不為之備可謂迷而不悟矣或曰禄山兵精雖為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顔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猝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倣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

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質實 中使注見開元十五年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質實 華清宮注見天寶六載

發明 前日玄宗不知祿山之反今既因事知之自宜急為之備可也而乃恬然不寤何哉綱目上書祿山表請獻馬下書帝如華清宮若玄宗者亦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哀哉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

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晦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封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祿山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質實 三道謂范陽平盧河東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大同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北京注見同上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

五年東京即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州河陽橋注見漢和帝永和五年

書法祿山之反固其異心亦帝寵之太過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之以速其反其求兼羣牧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奏補將軍五百補中郎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又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益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然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焉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綱目詳書之其為萬世戒深切矣○書募兵何譏無備也祿山反狀非一宜有以備之矣帝乃恬不加意倉猝始於東京募兵亦晚矣哉書曰以禦之言其無備不能以聲罪致討也綱目上書反下書禦者一而已

發明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玄宗英明之君固嘗厲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

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禄山不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没凡前日媒亂之人駢首受戮影絶跡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禄山之反書之甚輕則見為反已久略無留難之意至於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用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為兵其為後王監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賈

郭子儀華州鄭縣人○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

質實 河南節度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陳留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十二月以高僊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為元帥高僊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僊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榮州名注見高宗永徽六年

祿山陷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

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氷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

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

集覽　靈昌郡屬古兖州今滑州是絙紵絙居登反大索也紵束也

質實　靈昌郡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

質實　隴右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

○祿山陷滎陽殺其太守崔無詖

質實　滎陽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也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

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懷慎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

集覽 憕直陵反

質實 武牢關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李憕并州文水人希倩之子盧奕滑州人

書法 書與戰何不以賊主兵也自是至祿山敗凡八書西晉之板蕩也書死節者七劉沈嵇紹譙登庾珉王雋吉朗辛賓有唐之中否也書死節亦六人馬李憕盧奕顏杲卿張興張巡許遠世亂識忠臣信矣哉

高僊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僊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僊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質實 臨汝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濮陽郡名注見周安王五年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東平太守吳王祇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祗褘之弟也單父尉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集覽 嗣吳王祗唐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為親王親王子承嫡者為嗣王祗名也乃太宗子吳王恪之後

質實 睢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濟南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單父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

書法 於是書討賊凡六吳王祗顏真卿顏杲卿張巡太子回紇等祗其唱也故重予之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潁王璬為劒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崔圓副之

集覽 源洧姓名也洧羽軌反元和姓纂云晉末

南涼禿髮傉檀之子賀入後魏魏太武謂之曰與卿同源可姓源氏

質實 永州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山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潁州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七年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蜀郡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崔圓貝州人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徒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書法 於是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貴妃銜土請命事遂寢可以不書矣其書之何譏閽也事機

交急猶以一女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得乎

發明　天下之事多沮壞於婦人女子其來已非一日唐高祖欲立秦王為太子又欲使之居洛陽皆以宮嬪之言而止玄宗欲傳位太子亦以楊氏之請遂寢其事惟睿宗遜位不沮於太平公主之說葢高祖於宮嬪玄宗於楊氏是其所私者而睿宗於太平是其所親者是以從否不同耳彼婦人女子初無見識止徇目前自非剛明不惑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向使高祖玄宗胸中卓有定見則安有隱巢之殺靈武之立哉綱目書制太子監國而分注載銜土請命之事識者可以觀矣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

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名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禄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禄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禄山以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首詣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禄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禄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禀焉禄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質實

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顔真卿琅邪臨沂

人師古五世孫景城郡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清池按一統志古地名漢屬滔陽縣隋改曰清池縣從滄州治此唐因之宋省故址在河間府滄州東故城內鹽山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高城清河縣名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饒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郡名注同上年博平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

殺高僊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僊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軍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

皆以為禄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令誠宣敕僊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禄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禄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併僊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

集覽 火拔歸仁火拔蕃複姓突騎施首領火拔石失畢即歸仁之父

質實 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書法 前書常清敗績遂陷東京又書僊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罪二將也此其以無罪書殺何

令誠譖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然則何以不書官不書所以黴示奔軍之貶也

發明祿山以百戰驍勇乘銳欻起而玄宗乃以庸人當之其敗必矣綱目前書常清武牢敗績次書僊芝退保潼關則二人不為無罪然玄宗特因宦者誣訴而殺之非其罪也是時大盜飈馳唐室勢甚累卵固當澡雪精神改紀其政猶恐弗及而乃任用讒誣昏蔽益甚自非天奪其魄使之大壞極獘為後王鑒何以一至是哉二人書殺而不書官固可見矣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考異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此當

書討誤作擊

質實　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僕固懷恩鐵勒部人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書法　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者必書子儀使何著光弼之為子儀屬也故特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難相統壹者過矣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禄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禄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禄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

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說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

以告禄山禄山名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禄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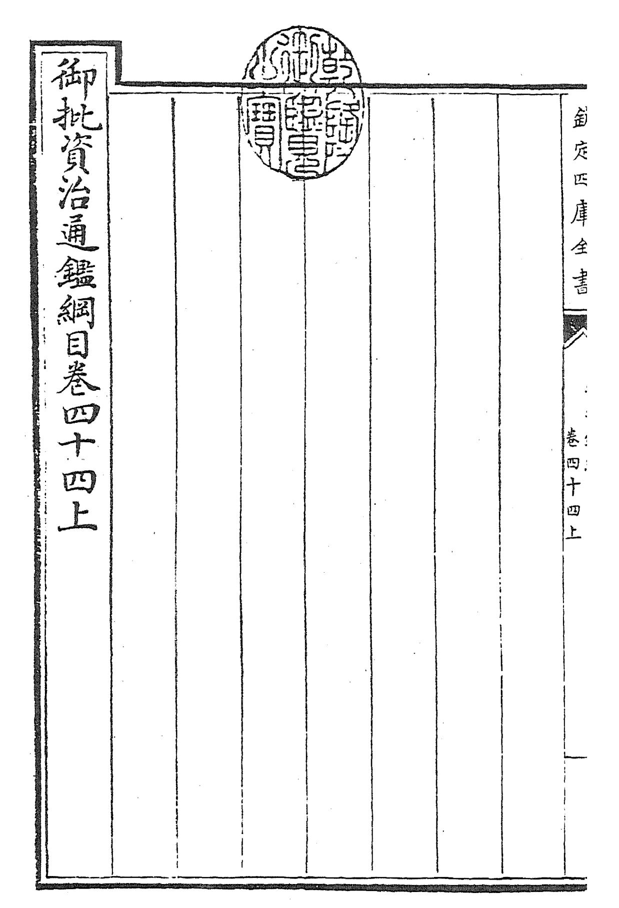
集覽 藁城縣名屬恒山郡斷燕薊要膂斷音短截也燕薊並禹貢冀州之域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漢昭帝改燕國為廣陽郡今大興府是也薊屬燕秦置漁陽郡唐髙祖置薊州要與腰同膂脊骨也謂趙魏乃要害大鎮猶燕薊之腰膂郏城徐廣曰縣名屬潁川正義曰郏音夾今汝州郏縣隸河南

質實 藁城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真定國晋省後魏復置北齊改為髙城縣置鉅鹿郡隋初郡罷置廉州後復為藁城縣唐初置廉州省栢鄉新豐宜安三縣入藁城貞觀初州罷以藁城屬恒州後更曰藁平天寶初改藁城縣宋金俱屬真定府元初改為永安州尋復為藁城縣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顔杲卿琅邪臨沂人師古五世孫井陘口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幽州注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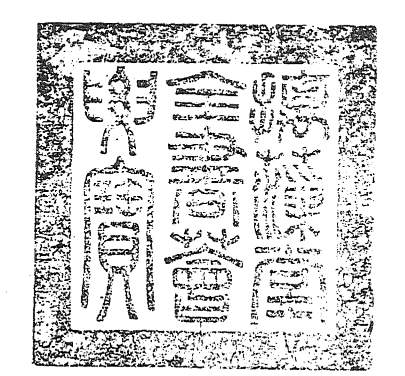
高祖武德四年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趙魏二州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燕薊二州名燕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薊注見秦王政三年漁陽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盧龍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密雲郡名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汲注同上六年朝歌鄴郡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郟城縣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順陽馬燧汝州人炫之弟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吐蕃贊普乞梨蘇死考異據提要死誤作卒　質實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子婆悉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四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四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四下

丙申 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 春正月安禄山僣號

禄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質實 張通儒萬歲之子高尚雍奴人

書法 未有書僣號者書僣號自禄山始天子在上也與角逐之時異矣終綱目書僣號八禄山思明朱泚李希烈南詔黄巢秦宗權董昌

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質實 睢陽郡名注見

漢後主延熙

十八年宋

書法　自書貶蕭瑀為商州刺史太宗貞觀三十年書以為刺史者四十七惟狄仁傑起復倪若水遷任其餘無非貶出者自政刺史為太守天寶元年書以為太守者五惟許遠以功進来瑱以遷陸是年四月其餘亦無非貶出者若遠者可謂無負矣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顔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髙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毁短杲卿别遣使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胡氏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

賊巢既傾真可不踰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犇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又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之或僭也夫天之於人安能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哉要之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祐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益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集覽】大憝書康誥元惡大憝注憝惡也大惡之人尤為人所大可惡

【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廣平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文安郡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信都郡名注見秦

二世
二年

發明
杲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宜矣然袁履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焉迎賊賴杲卿感悟相與起兵令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固非履謙之比是以杲卿書於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注則亦不沒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考異擊當作討質

實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〇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

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集覽 九門徐廣曰在恒山郡正義曰恒山九門縣唐置觀州後隷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為九門並水並步浪反近也

正誤 並水令按並音傍去聲義亦同循傍也

質實 九門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恒山郡北齊省隋唐復置宋省入藁城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石邑本戰國趙之邑名漢始置石邑縣屬常山郡北齊罷隋復置尋復置鹿泉縣唐改名獲鹿隷恒州宋以石邑省入金陞為鎮寧州元改為西寧州尋復改獲鹿縣隷真定路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集覽 賈賁姓名賁彼義反辟易驚却貌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數里顏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辟負亦反

質實 譙郡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真源縣名本春秋楚之苦縣地晉更名谷陽隋改

為仙源唐曰真源隸亳州宋併入鹿邑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七十二里張巡南陽人雍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李懷仙柳城胡人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質實 河北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考異 當書討誤作擊

考證 擊當作討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

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説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别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

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滅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集覽 默啜突厥可汗名輕慮輕牽正反謂輕易也左傳戎輕而不整輕則寡謀崞口鴈門郡崞縣地名有崞山崞音郭

正誤 輕慮令只如字按

質實 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崞口崞山之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二里漢以此山名縣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魏郡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幽陵地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孟津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博平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堂邑縣名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
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
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
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
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
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録進明攻信
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
士乃克之胡氏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
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
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為是
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
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宜
語之曰君兄陥賊君正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
以自湔令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

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集覽**賀蘭番複姓北周孝閔時有賀蘭祥其先有紀伏者與後魏俱起為賀蘭莫弗因氏焉第五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自湔湔音箋洗雪也以不情與之謂賀蘭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郭李犄角郭子儀與李光弼也犄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正誤**不情今按謂不出於真情也**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第五琦長安人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遣使告急於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如博陵以博陵降官軍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攻趙郡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收還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

集覽 薦藉　薦席也猶今之藁薦身之所依曰藉渾瑊姓名也渾胡奔反瑊古咸反按鐵勒諸部傳渾瑊渾釋之子或云出自渾沌氏之後

質實 渾瑊蘭州人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博陵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以來瑱為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瑱以為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質實

來瑱永壽人曜之子蕭昕河南人張鎬博州人潁川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與顔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

集覽

頗才十餘歲才與財纔通頗才猶言僅方

正誤

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令按顔真卿傳頗乃其子之名集覽誤甚

以虢王巨為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祇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質實　吳郡名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號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躡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

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質實

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沙河按一統志在真定府新樂縣治南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縣界至博野縣與滋河合恒陽古地名漢置上曲縣於此屬常山國以在太行之陽轉曲處故名東漢屬中山國北齊改為曲陽

縣屬中山郡隋改為恒陽縣屬定州唐初因之元和中復名曲陽縣宋屬中山府金因之元改為恒州尋復為曲陽縣隸保定路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嘉山在真定府定州城西四十里唐郭子儀敗史思明於此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寳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

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獘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氊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

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

覆乎

【集覽】項背相望顔師古曰謂前後相顧也靈寶西原靈寶縣屬陝州縣南十里秦函谷關在焉高平之地曰原薄山薄蒲各反迫近也阻河阻恃也河水限截以為阻也【質實】灞上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灞水陝洛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逗留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靈寶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桃林華陰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華州馮翊郡名注同上年同州上洛郡名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遂者何繼事之辭也常清敗績書賊遂陷東京哥舒大敗書賊遂入關皆咎之也於是火拔歸仁執翰以降則曷為不書賊之入關繫於戰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實促之綱目不書執降所以重罪國忠也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萬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諭衆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〇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

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柰何絶其路留髙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范氏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葢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

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集覽 平安火杜詩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烽燧整比謂校次之也比毘至反閑廄馬禮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六種注每廄為一閑按唐制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左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武后置仗內六閑亦號六廄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鵷四曰鳴鸞五曰吉良六曰六羣廟主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神主

質實 六軍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禁旅之名也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黎明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黎旦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便橋注見高祖武德九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望賢宮未詳處所左藏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九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蜀郡名注見

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金城縣注見楚義帝元年廢立

書法代宗幸陜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吐蕃涇卒變起倉猝則避寇而去不足深罪也祿山反謀已久而恬不為備以至狼狽是故書募兵書出奔皆罪無備之辭也凡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播越書如四代宗陜德宗奉天昭宗石門華州書出奔四秦王堅燕主寶是年唐主從厚書奔九秦主丕東垣秦主崇湟中燕主寶會軍燕主弘高麗魏主子攸河內魏主修長安齊主緯鄴德宗梁州僖宗鳳翔書走六齊君地夏主勃勃齊主緯再書僖宗興元如散關書劫二僖宗寶雞昭宗鳳翔○玄宗即位以來奢欲固未免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饑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

唐明皇䟽於逸樂任用楊國忠

非為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

發明　禮曲禮曰天子不言出穀梁傳曰王者無出出失天下也葢王者以四海為家京師為室故所在曰行所在而廵狩行幸則曰車駕次于某是也玄宗躬臨大寳五十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一旦盜起乃棄宗廟委天屬獨擕所愛脫身而逃則是一匹夫耳故綱目於此書出書奔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也哉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

以致倉卒出奔軍士憤怨是其素所逸樂者即取禍之道也歷觀史冊比比皆是矣

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蕃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僊誅之

集覽 馬嵬地名也在咸陽西按輿地要覽令安西路興平縣正西二十五里有馬嵬坡

質實 馬嵬坡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韋

謌萬年人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陳倉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和四年

書法 衆怒殺之未有書伏誅者書伏誅何罪宜誅也妃妾書伏誅終網目一人而已矣

發明 國忠及楊氏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為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釁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網目正名定罪不以其死於亂兵之故而末減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謌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謌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

不肯留其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藩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蕃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集覽 跋馬 跋回也

質實 至尊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建寧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賊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别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集覽茇涉茇通作跋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韓詩傳注質實流言注見中宗嗣聖不由蹊而遂行曰跋涉

九年成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倉猝急遽貌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質實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彭原郡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寧州平涼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質實河池郡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

六年南岐州

陳倉令薛景僊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考異殺當作誅○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追之患

質實 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汧隴夏哭曰汧縣名隴州名以汧為隴治所故

曰汧隴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江漢二水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

質實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井陘地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書法不克矣何以書予義也正臣殺賊偽帥以平盧歸國正也於是又將襲破范陽可謂能忠於為國矣綱目前書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此書襲范陽不克後書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雖鴆書卒皆予之也

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俱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相初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垍代之垍拜謝既而不用故垍懷怏怏

質實

普安按一統志古邑名漢為廣漢郡梓潼縣名晉因之梁置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及置普安郡隋初郡罷州存後改州為普安郡唐初因之後復改為始州尋又改曰劍州宋初置普安軍紹熙初陞為隆慶府元復改為劍州屬廣元路本朝初因之後又以普安縣省入改屬保寧府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考證太子當作太子亨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遊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做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

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脅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

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集覽 平涼散地平涼舊屬隴右今平涼府有平涼縣在陝西散地注見漢高帝十一年靈武漢朔方郡也今夏州是括地志云靈武即蕭關也蕭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奉發牋表識書也徐廣曰於書中有所表記之也

質實 杜鴻漸濮州人暹族子魏少遊鉅鹿人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李勉京兆人良娣女官名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書法 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貶義自見矣終綱目書傳國一傳位六詳高祖武德九年惟於太宗肅宗無見焉繼書以裴冕同平章事蔽其責於裴冕也

發明　舜之嗣位也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況君父在上者乎馬嵬之命固嘗宣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令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録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質實　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三年南郡來輿注見漢安帝延光三年盛州名未詳沿革豐州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書法太子書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譏遽也馬嵬之發也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以天下兵馬元帥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歷書之所以示譏也

發明既曰上皇而又曰太子然則孰為帝哉名之不正莫甚於此則亦以肅宗即位之事上不達於玄宗而玄宗與子之命下未及於肅宗故耳父不父子不子書之于冊豈非來世之永鑒歟

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章見素為左相質實巴西縣名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賊兵寇扶風薛景僊擊破之考異當書討質實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誤作擊○安禄山遣高嵩使河隴

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考異斬當作誅

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英乂斬之

質實　大震關按一統志即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南七十二里有舊故關新故關俱屬故關大寨巡檢司按唐志汧源縣西有安夷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大中間防禦使薛逵徙築更名疑即新舊二關也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鄴侯帝之故人

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齔總丱從遊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集覽 李泌董衡釋泌薄必反或音兵媚反丱總丱總聚兩髦也丱音慣顏師古曰束髮為角兩髻相並也詩總角丱兮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馬嵬坡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蘄春縣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齊昌潁陽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鄴侯李泌封鄴侯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書法 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名之曷為不書召泌非可召而至者也此綱目之特筆也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

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寀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集覽 特進稱嗣業也特進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注

質實 綏德府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折衝官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改扶風為鳳翔郡

質實 鳳翔郡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上皇至成都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考異 令上漏賊將二字擊走當作討破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

蓄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户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城而已乎**集覽**相勞苦勞去聲慰勞也釋云恤其勤苦也**質實**使諜問之諜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陳諜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俌考異

按俌乃賊黨不當書殺當作討太守王俌誅之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僊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僊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僊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令人不聊生咸思

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

質實 信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烏承恩張掖人承玼族兄河洛二水名注見開元二十二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書法 於是俌欲降賊諸將殺之特書討予義也杲卿之風義其在人者深矣

發明 王俌雖未降賊然其志已決矣故特書討殺以正其罪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

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集覽**蠟丸以蠟為丸置表其中所謂蠟書也

質實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

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鄙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集覽 茅土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疏爵土史記黥布傳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

質實 股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書法 助者何非借也故北蕃燕人於漢高則書致助回紇吐蕃於肅宗則書請助致助者徑至請助者得請而後至也終綱目書外蕃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莫善於致助請助者矣

發明 武王代紂羌髳庸蜀微盧彭濮人皆在列漢祖伐楚北蕃遣騎來助玄宗雖以失道奔竄

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蕃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唐逆賊不足平矣

○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

史思明陷九門○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質

實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奉冊寶何已即位之辭也故不書傳位書奉冊寶而已終綱目書遣使奉冊寶如其二是年貽宣帝四年皆不得已之辭也

發明按肅宗以七月甲子即位于靈武至八月已亥玄宗命韋見素等奉冊詣靈武傳位首尾僅三十六日耳盍少待遣使上請候命下而後即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況肅宗居儲位有年玄宗素有傳位之意特為貴妃國忠所沮爾今二人既死帝發馬嵬又有留東討賊之命其天位不歸肅宗將誰歸哉燭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于不孝不忠之罪嗚呼天理人欲之間幾不容髮可不畏哉

史思明陷藁城質實藁城縣名注見天寶十四載

○祿山取長安樂

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晏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

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逆應官軍誅而復起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僊之功也

集覽霓裳羽衣夢溪筆談曰劉禹錫詩三鄉陌上望僊山歸作霓裳羽衣曲蓋謂玄宗在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白樂天詩注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所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僊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曰霓裳羽衣曲諸說皆異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否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所獻仙音乃小石調耳亦未知孰是又楊妃外傳河西

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凡曲終必遽唯此曲將畢引聲益緩也質實雅樂注見齊和帝中興二年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犀獸名格物論犀狀如水牛猪頭犬腹痺脚三蹄皮黑一孔三毛行於江海水為之開頭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差小為胡媚犀牝犀亦有二角角之貴者有通天花文犀自惡其影常欲濁水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最大者為蹋羅犀重八九斤此指犀額角也其花多作椒豆班色深者堪帶胯班散而色淺但作器皿耳兕或以為雄犀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象獸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凝碧池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唐禁苑中王維詩萬户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按維為給事中為安禄山所得禄山大宴凝碧池維聞悲甚賦詩悼痛後賊平或以詩聞維得減論下遷太子中允梨園注見開元二年歘欻注見漢

光武建武元年支解死刑也謂以刀鋸分人之肌骨故曰支解覬窬注見太宗貞觀十年鑾輿注見宋明帝泰始八年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雲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先是祿山取百官宮女送洛陽不書此末耳何以書書所以為示侈誨盜者之戒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質實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質實　吳泰伯注

見漢後主延熙十五年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烽火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烽燧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考異討當作擊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蕃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至是說誘九姓六州諸蕃數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

同羅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酋長注見漢帝玄吏始二年酋豪天德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國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質實　幽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十五年燉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書法　外蕃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徵兵曰發兵尊辭也曰以兵至敵辭也曰請救急辭也曰乞師卑辭也終綱目書借兵八詳漢王邦四年而書徵發者二是年德宗興元元年

發明　書曰徵兵蓋尊肅宗也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前史皆以請兵為言故分注亦因而述

之至綱目則書徵兵回紇徵者徵發召命之詞以天子之威命臨之此正春秋之意也立法若此烏有尊卑倒置者哉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范氏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集覽 乾樹雞樹雞即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稍堅刻以為棋擲之不響

質實 庸調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彭原郡名注見肅宗上元

元年寧州嘗臙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

寳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寳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〇胡氏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虚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宫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〇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虚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寳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

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從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跽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

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邪 集覽 定省之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文公家禮曰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此禮之晨省也既夜父母舅姑將寢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禮之昏定也 質實 慷慨注見漢高帝五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誅王敦故事事在晉明帝太寧二年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集覽 分直政事

筆承旨令宰相分番當直秉筆決斷政事奉承上旨

書法 於是革前弊非一端書此舉重也權臣壅蔽皆類此一改新之綱目所予也故書

發明 天子以四海為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宰乎邪慝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姦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冬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受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

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質實 日食既 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詳漢惠帝七年皆人主中年末年也其後無不有應者於是帝方即位則其召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違李泌闇已甚矣此天變所以先為之戒也至其弗悟日食再既則大咎隨之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質實 洋川 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年 漢中 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江漢 二水名注同上年 榷

注見漢武帝
天漢元年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御史大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外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

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
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
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范氏曰
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為
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已
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
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
不知人如此夫
安得不敗乎

集覽 中原板蕩謂中華喪亂也板蕩並詩篇名板凡伯刺厲王也上
帝板板下民卒癉注板板反也癉病也王為政反先
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也蕩蕩召穆公傷周室大
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蕩唐罔反曳落河初安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
千餘人號曰曳落河番語曳落河華言壯士也曳羊
列反陳濤斜杜甫詩血作陳陶澤中水注陳陶唐書

作陳濤斜咸陽地名也斜或音耶非

質實晉用王衍為三公王衍瑯邪臨沂人戎從弟戎嘗曰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物表為元城令終日清談每持玉柄麈尾謂之談柄與手同色而縣務亦理累遷至司徒後為石勒所害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胡氏曰承恩始以無詔命不從常山諸將之請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掣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

下思明之拜則尤不若用僊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〇饒陽禆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番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集覽 燕巢于幕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注夫子孫林父也時林父據戚以叛故季

札謂林父猶燕巢于幕喻至危也【質實】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張興東鹿人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平牒璘詰之璘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吳郡季廣琛襲廣陵破其兵於當塗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質實】高適滄州人金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吳郡注同上建興三年吳國廣

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當塗縣名注見漢順帝建康元年安陸郡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書法　遣討者肅宗也書上皇遣何病肅宗也肅宗趣取大物故永王啟保有江表之心綱目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致自反不縮之嫌也此特筆也終綱目一而已矣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

質實　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同羅北蕃部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敕勒

書法　入援何順辭也終綱目書入援十五詳晉愍帝建興四年而書蕃兵者三是年回紇及于闐王肅宗寶應元年回紇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龎堅

殺之
祿山遣兵攻陷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〇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

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集覽 並塞並步浪反依也近也塞注見漢元帝竟寧元年塞徼 質實 麗堅涇陽人玉四世孫掎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

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集覽 空名告身空苦貢反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空者不填寫名姓從其臨事自注授也

質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魯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東平郡名注同上元年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寧陵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質實 于闐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發明于闐遠絶之國不乘中國危亂侵邊又不聞唐有召兵之事其酋乃能自將赴難可謂知義者也故特書爵書入援以嘉其節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其與吐蕃乘時侵盜者異矣

吐蕃陷威戎等軍

凡陷軍七城三

丁酉　二載

考異　按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此年歲首當大書肅宗皇帝至德二載鑑傳録闕漏據睿宗即位於中宗景龍四年六月歲首分注睿宗皇帝景雲元年而次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此則當於二載之上仍書肅宗皇帝至德六字

考證　當書肅宗皇帝至德於二載之上○謹按姚氏曰睿宗景雲二年下分注玄宗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至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至

德元載明年惟書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令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矣

書法　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何譏也何譏譏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甚矣綱目不從睿宗例書之所以病之也

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質實　彭原郡名注見上元元年寧州

書法　於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為誥矣而又以李麟同平章事誠有所不得已也然則靈武之遽益可憾矣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旣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襲僞號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書法 不書弑賊之也凡外蕃盜賊書殺不書弑故太子臨書誅殺萃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

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發明

祿山以臣反君故有子禍之報天道昭昭固已甚明綱目於此書殺而不書其父者祿山既不君其君亦安能復子其子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慶緒殺之故耳祿山反逆罪惡滔天曾不再期其子屠之不啻狗彘亂臣賊子盍亦以是少警哉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

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内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集覽 飛龍小兒輔國本出自飛龍廏馬故云然飛龍注見去年閑廏

質實 良娣女官名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書殺殺無罪也上書安慶緒殺祿山天未絶於唐也而下有此書肅宗之闇如此唐之興復幸矣哉

發明是時兩京覆沒社稷為墟肅宗既乘危自立
正宜臥薪嘗膽克清大憝庶可功過相補而
乃寵信嬖倖溺愛衽席聽信讒邪而殺其子重尋
覆車之轍其不遂至滅亡者幸爾建寧之死書殺
書爵可
哀也矣

帝如保定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

質實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大食西域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三年涼鄯二州名涼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保定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鋭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禄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集覽

礮軍戰石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礮蓋起此字俗作砲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集覽歸檀二州俱隸漁陽 質實歸檀二州名歸未詳沿革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為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酖也

質實　平盧節度使注見代宗大歷十年安東都護注見漢武帝元封

二年

朝鮮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

夜不絶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蕃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葢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質實

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書法

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行也泌之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書曰使思明守范陽深惜之也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

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 質實 鄱陽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書法 璘書反矣書討宜也於是皇甫侁擒璘殺之不書伏誅何帝有慊也故再書討以正誅保江表之罪不書誅以致趣取大物之譏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 質實 苗晉卿壺關人○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

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卿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集覽

張九齡之先見開元中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玄宗不聽至曲江祭之九齡家在曲江故於曲江致祭焉曲江縣隸廣東始興郡按始興今韶州是杜甫故相國張公詩相國生南紀注師尹曰韶州正嶺徼甌越之地在江漢以南故曰生南紀王洙曰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今為曲江人李覯字泰伯盱江南城縣人仕于宋嘗著周禮禮論五十篇禍亂不自范陽可耳謂有此女子與小人不能免其禍亂若禍亂不起於范陽則尚庶幾

正誤

禍亂不自范陽可耳令按張九齡言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故胡氏論正使明皇用九齡言

而殺祿山但可免范陽之亂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亦必致亂也

質實 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曲江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桂陽郡吳為始興郡治隋廢郡以縣屬南海郡又廢湞陽縣入焉唐於縣置番州貞觀初改韶州又以臨瀧良化二縣省入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為韶州府治所仍屬焉內嬖六人左傳齊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曰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事見說苑

書法 書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漢殤帝永寧四年宦者敗而後祭陳寔漢靈帝中平六年遼水敗而後祀魏徵太宗貞觀十九年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是年皆事後之思也然則祀魏徵書姓名此其書爵謚何予賢也九齡之卒以長史書於是爵謚既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祭臣六詳

漢明帝永平二年

發明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告如蓍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九齡之卒綱目以荊州長史書之令已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而不思九齡於林甫之相爭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二玄宗猶未為盡知九齡者也綱目於此書爵書謚其所以尊敬九齡者為何如哉人主觀此其亦聽用忠諫於無事之日毋徒思之於有事之後乎吁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集覽 剡蒿為矢剡以冉反銳利之也易繫辭剡木為矢

質實 南霽雲魏州頓丘人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

清溝敗績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

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茍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質實 闗内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髙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髙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内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奔襄陽

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

宣慰團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顔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質實 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南陽郡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

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子儀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發明 前書子儀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方務含容姑息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

儀必自詣闕請貶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勅免死自效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勅免死以白衣詣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令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

無法邪陜郡雖要不急於法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陜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

賀實 賈至 洛陽

人曾之子十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四年陜郡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書法 書有罪識失刑也是咎也肅宗任之故特書赦

發明 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也是時逆蕃反叛兩京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王去榮以部將擅殺本縣令罪逆當誅況朝紳論列尤為明切肅宗乃以一礙之能從而赦之是使反逆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於此書有罪書赦免死以深貶之蓋謂之赦免則其咎固在肅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死罪猶且免之況下於死者乎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

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戲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牒聽命可也遲疑巽愞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為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

操此心以馭人羣
難乎功業之遂矣集覽磴道磴丁鄧反與墱通飛陛
曰墱西都賦曰陵墱道而起
西墉注墱陛級也嚙落一指通鑑考異曰韓愈書張
中丞傳云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為霽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
指曰嘅此足矣今從舊傳馭人羣禮天官以八柄詔
王馭羣臣注凡言馭者所以敺而內之於善也莊
子天道篇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質
實臨淮郡名注見昭
宗景福二年泗州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〇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
千里考異蔡上漏賊
將二字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
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

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質實 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

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內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迫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

營於滻水之東軍民回紇見儀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太平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儀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讙呼悲泣儀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集覽 葉護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葉失陟反灃水索隱曰按地志無文而水經以灃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入洛十三州志灃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北過上林苑括地志云灃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灃谷中禹貢灃水攸同蔡氏傳曰灃水地志作酆

質實 灃水按一統志灃水源出西安府城南五十里終南山下合太平高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于渭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老子云豐水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外孑遺注見齊主昭業隆昌元年內祖注見漢後主延熈元年暹明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滻水注見玄宗天寶二載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

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鼎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

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畢亦可知矣烏乎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集覽

啖庭瑶啖姓音徒敢反與噉通前奏録有將軍噉鐵

香案每朝於殿下設香案羣臣奏事於其前起居舍

人二員秉筆夾香案分立

郭子儀克華陰宏農

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李勉言于上曰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赦之質實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華陰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華州宏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陜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

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劇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

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杖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書法 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抑又與巡同加追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翺傳巡事復不及遠焉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發明 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黄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茍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代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患者也

集覽

偃師括地志云偃師隸河南按盤庚治亳殷鄭

亡曰治於亳之殷地故號亳殷皇甫謐曰今偃師縣是微盧彭濮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注八國皆外蕃部落屬文王者國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

質實　南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偃師按一統志帝嚳所都之地名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即此後盤庚亦從都於此改號曰殷周武王代紂還息偃師徒遂以為名秦屬三川郡漢始置偃師縣屬河南郡新莽改師成東漢復舊晉省入洛陽隋復置唐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河南府

發明　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略無一詞及回紇者何哉夫以狂賊肆逆宮闕為墟肅宗苟能痛心疾首選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憤仗大義以討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功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遽已縱虜肆掠重為民害則是王師反聽命於蕃部而收復

之舉為無人矣故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聲大義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與貪很共事也書法若此其為斯世慮豈不深且遠哉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質實】衡山 按一統志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二里五嶽之一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于南嶽周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即此其山盤繞八百里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為最高

【發明】泌在憂患中陳謨獻策補益弘多時方收復兩京遽請還山不少遲緩蓋必有不足於中

故也肅宗於此不能深思默省反求諸已乃欲強挽之留宜乎去之愈力綱目書此不特惜泌之去亦以譏肅宗之不悟耳夫去讒遠色乃勸賢之首務先儒固已論此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且猶殺之況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噫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質實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孟縣○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考異嚴上漏賊將二字

胡氏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

書法史思明降封王為節度不書書嚴莊司農何譏也祿山之反莊實導之非他從賊者比矣況又與聞慶緒之逆乃大慝也既不能誅而又官之其失大矣書病唐也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考異殺當作誅質實陳留郡名注見周顯王二

十九年○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考異按巡幸例曰帝至某據上書帝大梁發鳳翔此入字當作至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質實大明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含元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

蜀郡注見晉武帝

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上皇書還西京此其書入何還者故嘗主之之辭也入者自外而主之之辭也前未嘗書

出此固不得

以還書也

安慶緒走保鄴郡質實鄴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

又召募河北諸郡人

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為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

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禄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禄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禄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禄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禄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禄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質實 青巖山按一統志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三十一里上有水簾洞唐甄濟嘗隱于此

書法 祕書郎知制誥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賞忠也故特書之

發明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知有君臣父子之義也若食君之禄任君之事一旦變出乎前遽

反君而臣賊則狗彘之不若矣甄濟在唐以操行著稱為時聞人禄山之亂守節不污當其引首待刃之時寧預知不死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析圭儋爵立人之朝既無扶顛持危之功又無伏節死義之守甘事逆賊靦然無恥原其本心特欲偷生苟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復有素服悲泣之時哉詔朝請罪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愧其心然後六等定罪誅殛流放則是生死皆可羞恥其罪著矣當是之時雖欲再死于賊亦不可得綱目書以甄濟為祕書郎文無美詞亦以濟之所為固士君子之所當為者若以甄濟為特異則希烈等罪亦可少從末減矣此正書法之深意也後之君子不幸而處事變之際者盍亦知所擇哉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集覽 餘孽 孽皐也中庸必有妖孽

質實 宣政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沙苑注見梁武帝大同三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書法 書於宣政殿何傷之也曷為傷之國門外其人也終綱目書宴十六詳漢高帝五年書宴外蕃者一而已矣

朝享於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栗為九廟主至是朝享於長樂殿

集覽 更以栗為九廟主更易也主謂神主也自

古天子七廟玄宗開元十年增太廟為九廟過其制矣何休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桑者猶喪也期年而祭謂之練乃易用栗木為主取其戰栗也神主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朝享鄭玄曰禮人君每月朝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質實

彭原郡名注見上元元年

寧州長樂殿未詳處所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邪既啟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刼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〇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

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范氏曰肅宗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至是而屑屑然為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

集覽露刃而刼遷者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元元年李輔國將射生手露刃遮道奏曰以興慶宮湫隘刼上遷居西內辟穀之不得考其死上皇自遷西內因不茹葷辟穀不食浸以成疾而崩是不得考終命也辟穀注見宋主義符景平元年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

年　質實　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

書法　於是帝累表避位請還東宮不書削之也其削之何以為不近於情而已矣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美譽　質實　李峴吳王恪孫世居京兆呂諲河東人

立廣平王俶為楚王　考證　立當作徙　質實　楚州名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山陽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顔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龎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上上皇尊號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質實

淑妃事物紀原云婦官名魏明帝所置齊永明中有

司奏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加比三司

書法　淑妃立不書書張氏何志亂始也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考異　史上漏賊將二字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因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

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集覽 烏承玭烏姓也玭且理反

質實 滄瀛安深德棣六州名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安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德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

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司馬公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虀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

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埳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葢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埳之罪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

集覽 策名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委質肺腑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陳力馬融曰謂陳其才力也虀粉寇手為寇賊所殺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為虀也粉謂碎之也言剉斮之如此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集覽 元從子弟初唐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餘人號元從禁軍

故妃韋氏卒

書法 故妃耳何以書離不以罪也故録之終綱目卒妃妾四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惟此無譏焉

戊戌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書法 堯舜禹湯名而已未有號也至周而後有謚則既沒而後誄其行耳然猶以為臣子不敢議其君於是稱天以誄之未有生存而為是虛美者此末世臣子之諂也令也以父而加尊號於其子則肅宗無乃有幾微之不可揜者歟至此有可悲者矣故書病之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考異 按凡例宦者除拜加宦者字此以字上漏宦者

考證 當加宦者於二字李輔國之上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書法李輔國何官者也宦者有為將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書為兵部尚書書為司空兼中書令至進爵為博陸王極矣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

賊將能元晧舉所部來降○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書法非始建國不書改元此書改元何譏也何譏書上皇還西京又赦以為非嘗宜赦也故書至是未兩月又以改元赦不已數乎書曰大赦改元譏肅宗至是三赦矣即位嘗大赦常事也故不在數赦不在改元也

三月徙楚王佽為成王質實成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下辨○立淑妃張氏為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集覽中要中謂中人宦官也要謂有權勢者質實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白馬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荊州注同上十三年南郡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質實

興州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李揆隴西人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顔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顔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

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斂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書法 前書追謚死節之士矣雖張許不列也此則曷為詳之譏前代之闕也死節如杲卿歷世而後得以白則闕已甚矣終綱目書贈官十二詳晉明帝太寧二年而書謚曰某者三顏杲卿忠節段秀實忠烈顏真卿文忠皆死節者也顏氏兄弟居其二焉

六月立太一壇

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質實　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國

初行新歷

山人韓潁所造也

貶房琯為豳州刺史

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貶之　質實　豳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其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洩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因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

之善者也令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范氏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傅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集覽鐵券注見中宗嗣聖十六年質實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

集覽　可敦猶言皇后也可克盍反突厥之俗亦號其妻為可賀敦

質實　可汗外蕃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寧國按一統志本三國吳之縣名漢為宛陵縣地晉屬宣城郡隋省入宣城縣唐初復置寧國縣屬宣州尋罷天寶中復置宋元俱仍舊本

朝因之改屬寧國府 牙帳注見

玄宗開元八年李奚贊皇人

發明 回紇有功於唐故書以寧國公主歸之歸之者易辭也異乎其他結昏外蕃者矣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

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閹人殿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名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集覽

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夙沙衛齊靈公閹人也殖綽郭最皆齊靈公勇士殿都練反軍居後也左傳襄十八年晉代齊齊師遁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縛之其右具丙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顏師古曰亦謂之斷後此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也閣人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閣尹

質實

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興平軍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滑濮軍名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鄭蔡軍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鄭城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澤潞軍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書法

於是始命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

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誅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宦者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唐世宦者綱目書宦官者三魚朝恩呂大一劉克明皆非常也

發明　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蓋在於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其失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炅廣琛光遠嗣業兵皆會於衛州慶緒

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内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質實 獲嘉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 集覽 李處崟姓名也崟音宜金反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魏

州注見漢成帝
綏和二年魏郡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狥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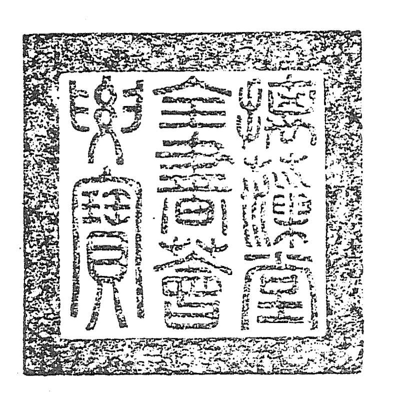
治軍必本於禮令唐葭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集覽 八柄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一介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姑息姑苟息安也記檀弓注言苟容取安也伏斧質注見秦二世二年不庭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質實 高麗東胡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書法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始此故謹志之自是楚州殺刺史河東殺節度行營殺都統不可勝書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四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懐